

明清稀见小说坊



战地莺花录

上

李涵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 清 稀 见 小 说 坊

战地莺花录

上

李涵秋 著 向 东 瑞 麟 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地莺花录/李涵秋著;向东,瑞麟校点.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
ISBN 7-02-002869-1

I. 战… II. ①李…②向…③瑞… III. 章回
小说-中国-近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079 号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董文权

战地莺花录

Zhan Di Ying Hua L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1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125 插页 4

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2869-1

定价 29.10 元

(共两册)

周 序

文章之道，变化无端，运用之妙，存于腕底。文固文，诗亦文；散文固文，骈文亦文；经史固文，小说亦文；文言固文，白话亦文。笔妙文无不妙，一难而无不难。汉魏六朝以降，作者精研一体，已足千秋，固无取于贪多务博也。

或谓小说体卑，通人所不道，白话肤浅，大雅所不为。予则以为普及之广，舍小说莫属；感人至深，非白话不能。若以文体之尊卑，定文章之高下，则扬子云《剧秦美新》之篇，胡可及施耐庵梁山草寇之作？白话小说之难，一在定名：须不空泛，不晦涩，有笼罩全局之力，无人尽可用之病；二在回目：须生动而不呆滞，集成语为联，巧合天然，不露斧凿痕迹；三在切题：须能放能收，不黏不脱，千言落楮，一语归宗，不可辄出题外。余则有伏笔也，有衬笔也，有明写也，有暗逗也。写景如披图画也，写人各有面目也，刻划地方风俗如身历其境也，形容诸等社会如亲见其人也。呜呼！只凭三寸管，一锭墨，乃能千态万形，跃然纸上。使人嗅之而芬，味之而隽，抚之而华，刹那之顷，不自觉其神经感触，随著者之文善善而恶恶。其学问为何如，其能力为何如，谓非具江郎之才，生花之笔乃能如是耶。小说之难，于此可见。

前乎此者，有我佛山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南亭亭长

之《官场现形记》，东亚病夫之《孽海花》，推一时杰作。近年以来，坊间出版诸品，多如汗牛充栋，求其可观，百不得一。以吾所见，惟东江叶小凤探《水浒》之精，江都李涵秋得《红楼》之髓。涵秋此作，以战地铁闻，成民国信史，言皆有物，语无不详，良足与《广陵潮》、《侠凤奇缘》并称三大名著矣。

民国八年五月九日，周剑云序于剑气凌云楼。

范 序

予弱冠卒業，浪迹春申，風雨旅窗，弄翰閑暇，輒手小說兩三冊，沈沈焉聊資送日。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行文之難，龍門猶然。況乎小說，結構陸離則失之誕，涉想淵邃則失之晦；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有非可以率爾操觚者。乃今之作者，每輕心掉之，甚至驚利之一念盤固于中，不惜變本加厲，海盜導淫，以取償于一時，遂使五千年文明先進之國，謬種流傳，天陰鬼哭。其陸沈之痛，更甚于洪水猛獸，豈不哀哉！

今讀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戰地鸞花錄》說部作，而嘆曰：文字浩劫，否極泰來，其在斯乎！涵秋文筆斐然，思想高尚，左紫右拂，揮灑自如。仿佛平淡春山，風流醞藉，自足引人入勝，更安有“誕”與“晦”二者交訖？其說部之有名于世也固宜。

此編言愛情則不流于匪僻，而少年勇邁之氣油然而生；言軍事則不涉于粗暴，而愛國保種之精神沛然莫御。且能熔須眉巾幗于一爐，并作美談，牢不可破。愈奇肆，愈雋永。予蓋嘆觀止矣。杜工部有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以古衡今，殆有大謬不然者欤？嗚呼，天下苦兵革久矣！受盟城下，操戈域中，驚怖環生，目不忍睹。予愿持是書以贈之，庶爭投“鴉林之金”，誦貴“洛陽之紙”，相與饒兵氣，光日月，亦云樂已。

歲次己未暮春之月，吳縣范汜君博甫謹序于海上吟風嘲月樓南窗之下。

目 录

第一回	闹市烟云人惊绝艳 旅斋风雨客述奇闻	1
第二回	进谗言劣儿废读 明大义烈女全贞	17
第三回	公子芙蓉消遣法 美人桃李艳阳时	39
第四回	旧知县频遭月旦 新议员重出风头	61
第五回	借资财气死孟宗魁 求子息乐杀王无咎	96
第六回	易女装娇儿入世 惊国变老父归天	124
第七回	真相思男儿惊绝艳 乔入学女校结新欢	141
第八回	孤舟遇险夜渡重洋 两小无猜春生锦被	171
第九回	伤时局狂歌当哭 感家难发愤从戎	205
第十回	避兵祸挈眷走羊城 奋战功只身入虎穴	251

第十一回	结新知志士论交 泄春光伧夫骂座	303
第十二回	谒岳丈林耀华拒婚 请救兵赵璧如就道	328
第十三回	吃花酒貽误兵机 失军心巧来说客	349
第十四回	捕间谍全营哗变 释兵权志士宵征	371
第十五回	索戒指小妹娇嗔 证盟言秀姑访旧	391
第十六回	叙往事暗订意中缘 因悔婚又成天外客	413
第十七回	乞假婚喜气溢三军 现真相良缘成一梦	434
第十八回	薄总统老太婆畅谈时事 宴嘉宾少夫人重叙幽欢	458
第十九回	乔吃醋香口吮兰言 理残妆娇嗔试纤掌	491
第二十回	春融锦帐玉软香温 祸起璇闺刀光灯影	523
第二十一回	因溺爱抱恨入重泉 悔求婚含羞归故里	558
第二十二回	感挚爱异地结新盟 望和平公园开大会	603
第二十三回	忆坠欢玉人嗟薄幸 释宿憾公子忤闲情	636

目 录

第二十四回	劫中劫不肖子竟作波臣 缘外缘有情人都成眷属	692
校点后记		726

第一回 闹市烟云人惊绝艳 旅斋风雨客述奇闻

国事蜩螗矣。近年来、燕云万变，楚歌四起。锋镝余腥无避地，况值疮痍未已。问谁是中流柱砥？大好男儿身命贱，照青萍、剩得头颅几？兴祖国、在此举。著书惭悔翻情史。说甚么、滴粉搓酥，鸳俦鹒侣。愿拔铜琶惊噩梦，怕有血痕满纸。一字字、金戈铁甲，一声声哀箏怨笛，定有人、肠断秋风里。编实录，重开始。

这一首小词，是作者自悔近十余年来，碌碌与笔墨为缘，本无南董之才，不讳东施之丑。世人不谅，偏生要加他一个“小说家”的虚衔。作者自从拜领这虚衔以后，兀自暗暗好笑，没事时候，少不得便将从前所著作的文字，重行翻阅一过，仿佛小学生温理旧书一般。及至细细看去，实在没有甚么有益社会的地方。不是为那些痴男怨女撰一篇列传，便是为那些蛇神牛鬼编一部世家。不到几十年光阴，怕我这个虚衔不独不能“世袭罔替”，简直要加我一个“辜恩溺职”的罪名，褫夺勋章，永不叙用了。况从镜子里面再看看自家年貌，萧疏白发，已非张绪当年；寂寞红颜，讵冀玉箫再世。闲情都谢，绮语齐删，这是一层。再者，“道不高而毁来，名未修而谤至”。闲情逸致，我原无造衅之心；风听臆言，人多作含沙之想。疑指桑而骂槐，遂僵桃而代李。因此悟人间之苦趣，尝世上之酸咸。落叶打包，清流洗脚，

人畜无非平等，尔我俱是冤亲。暂戢刺刺之喉，永卷哓哓之舌。

作者正在那里懊恼一番，又将适才那些话颠倒价叙述一番。正自说得高兴，猛不防侧首里走过一个平时最熟识、又长于口才的朋友，笑吟吟的驳着说道：“照先生这样讲起来，似乎从今以后，既不替人家撰列传、编世家，便该削笔成锥，焚纸成灰，捣墨成泥，裂砚成瓦。何以今日还一般的在此东涂西抹，岂非言不由衷么？”这几句话，说得很是促狭，转将作者引得笑起来，笑了一会，复又正色说道：“足下的话差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在下岂但要改过，且想补过。茶温饭饱，灯炮酒阑，偶一兴到，想起这世界上也还有几个磊磊落落的丈夫，做出几件烈烈轰轰的大事，断不能因为我懒于执笔，便将他白白埋没了。桃花曲扇，柳敬亭别有伤心；槐叶深宫，王摩诘正多感触。只要读我书的，见豪杰知道崇拜，遇宵小知道劝惩；增男儿爱国之心，翻昔代从军之苦，只也算是文人天职，醒世婆心。若照先生适才劝我的那一篇议论，岂非又近于厌世过深，绝人太甚么！”

于是在下便慨然说道：“这一部小说，却不记得出于何代、何时、何年、何月。只记得我有一天，刚刚在上海做那个寂无聊赖的寓公，因为翻译着一部外国侦探稿子，业已告竣，是日又是春雨绵绵，道途泞滑，不便向马路上闲逛，一个人独自睡在一张汽皮椅子上面，兀自朦朦的思量，去同睡魔结个良伴。便在这个当儿，栈房里一个侍者，匆匆的从外间拿着一封信送进来。那个睡魔看见侍者影子，他已经逃遁，我也就将那信接到手里。拆开来一看，原来是报馆里一个朋友寄给我的。信上说的：他因为本馆有件要事，要向福建省去勾当一番，知道我闲

居上海，也没有事做，想邀我做个同伴，一路上好破破岑寂。并说如若承我允许，今晚航海的轮船准于十一句钟开行，便在这轮船上接洽。信尾上并附一行小字，说是：“君如不往，请赶在午后用电话见覆。”我仔细一想，我如果肯往，自然便不消覆他电话了。心里十分高兴。与其蛰居在这旅馆里，何妨航海一作壮游。立时将信搁在皮包里，便忙着去料理一切什物。忙了好半晌，眼见得诸事妥帖，只单单剩有床上的被褥尚不曾打叠。侍者见我这光景，知道我要出门，遂上前问我动身的时候。我随即将适才信上的话一一告诉他，并托他结束帐目，打听几时可以开船，回寓告我，不可误事。侍者一一答应。果然当晚约莫有夜饭光景，侍者回来替我将被褥一古拢儿结束严密，所有行篋及什物等件，雇了一个人挑往船上。我一经抵了轮船，那船已在江岸边呜呜放起那催客汽笛。旅人来往如蚂蚁一般。我跟着那个侍者，押着行李径向官舱里走进去，早看见那位朋友高踞在中间炕上，见了我欢喜得甚么似的，仓卒之中也不及闲话，一直等到铁轮鼓动，船上人声方才宁静。一霎时出了外海，回头再看看那一座上海地方，已剩得电灯万点，眨眨眼又不见了。

经了三昼夜，船已入口。那个朋友遂同我一齐进省，拣了一座高大旅馆安置下来。休息了一日，第二天，那个朋友便出门勾当他的公事。我倒又独坐旅馆，同坐在上海那个旅馆的寂寞一般无二，我暗暗好笑。旅馆的侍者瞧出我的心事，笑着说道：“先生闷坐在这里，毫无兴趣，何妨破点工夫向街上逛逛？我们这里不久便要出赛夏老爷会了，连日那些会中的执事，忙着操演，大家都在那里兴高采烈。我们城里有几句俗语说得好：‘要得河水干，夏老爷安如山；要得河不早，会中朋友忙出汗。’不

瞞你先生说，我们这地落有条城河，每逢早年，河道上可以走得行人，说是只要夏老爷出来赛会，会里的人忙得满头满身的汗，一把一把的向河里洒去，立刻便就成了一条大水。你先生仔细就这俗语想想，可知道这会热闹不热闹。”那个侍者正指手划脚的说得高兴，忽的隔壁一个房间里喊人泡茶，那个侍者连连答应着就跑了。我听他说话很觉得好笑，再要详细去问问他已是来不及了。好在平素常听见人说，福建这夏老爷会真个名震一时，难得我来的时候又巧，碰着这机会，倒不可不前去领略领略。主意已定，遂锁好了房间，径自踱出了旅馆大门，信着脚步走去。

所喜这建设旅馆的地方是个通衢大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很是不少，竟有好几处街道业已搭设彩棚，铺张扬厉。夹道旁边一家一家的香铺都是临时设置的。走了好半日，却也不曾遇见一班操演的会。正自没兴，又转了一条街，忽的从眼面前涌现出一座高大门间，一例水磨砖砌成的门楼。大门底下，深深悬挂着一条碧绿珠帘。正自奇怪，暗想这个人家如何会将帘子挂在外边来，这是甚么缘故哩？猛一转念，方才恍然失笑道：不错不错，我们家乡每逢地方上有迎神赛会的事，那些仕宦人家，有些少奶奶、小姐，又不便抛头露面出来看会，失了官僚体统，不是都用着这劳什子悬挂门首。他们在里边看得见人，人在外边看不见他们的意思。目下这里正闹着赛会，这个人家自然也少不得如此办法了。但是这人家毕竟是谁呢？再一抬头，原来墙外边还高高贴着一道大红官衔条儿，是“省议员林第”五个极大的大字，心中很是觉得稀罕。刚在徘徊，一街上的人忽然哗噪起来说：“会来了！”“会来了！”便从这哗噪声音里远远听得“呜

呜呜”“喳喳”，仿佛奏着军乐模样。顷刻之间，沿街의店铺都拥挤的拥着许多人伸直了头向东首瞧看。便是走路的也都停着脚步，拣人家屋檐底下立着等待。那个对面一家大门里早听见一阵笑语之声，跑出许多少妇娇女，宝光珠气，鬓影衣香，隐隐约约，十分好看。这时候，那军乐声音越走越近了，两旁看的人蓦又大笑起来，说道：“呸，我们还只当是出夏老爷会，哪里知道并不是出会，是本城陆军学校里学生在城外试操回校经过此地。这有甚么趣味呢！”说着大家脚底下便都有些活动，想要走开去，不似先前静肃。

这个当儿，便听见对门飞过一种娇滴滴的喉咙，喊着：“既说不是赛会，你们把这帘子打起来罢！”立刻就走过几名家人，笑道：“弟兄们听见么？赛姑分付打起帘子呢！”帘子刚刚打起，却好学生前队已到。第一个走的身段很高，挺胸凸肚，手里高高擎着一面红缘白地湖绉绣旗，随着风卷得瑟瑟的，旗上绣的字样便看不清楚。旗子后面一班军乐，其余便都身着陆军服，肩上一例的背着明晃晃五子钢的新式快枪，滴嗒滴嗒，按着步法，真个走得一丝不乱。说也奇怪，分明不曾听见教师喊着口令，谁知大家走到林第门首，不约而同的一齐都“向右看”起来，比较平时听见口令还来得齐整。前走的刚刚过去，后面一队一队的都是如此。末了押队的是个少年体操教师，结束得十分华丽，腰间拖着一柄指挥刀，金索红缘，鲜艳夺目。也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走到此处，忽的拿出一个银哨子，滴溜溜的吹得价响，于是全队都立定了。毕竟是个教师身分不似学生们举动，公然直“向右看”，不过将一双眼睛深深的沉下来，将两个黑眼珠儿向右边直斜过去，左角上全剩了些些白膜，形状十分难看。停了一

响，方才有气无力的喊了声“开步……走！”随又听见“滴嗒”“滴嗒”迤迤向西而去。

原来这林家门首自从将那珠帘高高卷起，少不得里面的内眷一个个都将全身色相显露出来。内中尤以一位十四五龄女郎，名字唤做赛姑的更为艳绝。只见他高高站在一张金漆椅子上面，顾盼飞扬，嬉笑无度。身上穿着一件芙蓉罗的夹衫，外罩玄色蝉翼半臂，胸口一顺排着光莹夺目水钻钮扣，额上齐齐覆着碧清的头发，两旁便一直压到耳朵底下，越衬出修眉妙目，粉鼻朱唇。至于足下双钩，却被别人身子拦着，不能容人细细赏鉴。（此等处读者要宜留意）这个时候，学生队业已过去，夏老爷赛会却又未来，一霎时间，街上行人纷纷走散。林家门首那扇帘子依然重行放下，拦得一个文风不动，只剩得我这呆子还只管痴痴的立在对过一家檐下，在那里凝神贯想呢。

诸君，诸君，我在先不是说过的，我已近中年，久销绮思，难不成今日忽的看见这个小小赛姑，会为他勾起甚么邪念不成？诸君如果这般猜测我，那就将我冤枉死了！我在此时不过触着一个念头，觉得这“议员”两字，看去却似个荣耀头衔，然而论他这责任很是重要：下佐国民，上监政府，是都人士将他选举出来的，并不是官中封赠出来的，与“钦加”“钦命”那些字样却迥乎不同。何以这一位林老先生不尴不尬，竟从大门外边将这几个字高高张贴起来，夸耀别人耳目？我怕他这官癖很浅呢。正在沉吟之间，猛的觉得身边有个人将我肩上使劲一拍，吓了我大大一跳，忙抬起头来一看，原来那个拍我的人就是同我一齐到福建的那位至友。他轻轻向我笑着说道：“老哥在这里出甚么神呢？”他说话时候，也就将个头掉转去，向林家门首望得一望，

重又说道：“哦，我知道你又少见多怪了！难道这福建省里著名的‘黑虎林家’你还不晓得？”我当时骤然听见这四个字，很是新颖，不禁也笑起来，便说道：“小弟是初到闽省，不比先生在这地侨居过的，所以各事都还一一明白。譬如这‘黑虎林家’，小弟不但目中不曾见过，便耳朵里也不曾听人讲过。这字样已经新颖不过，可想内中历史必定很有趣味，先生何妨就此见教呢？”那个朋友听我这话，兀的将舌头一伸，重新笑着说道：“这段历史却是人家祖上一种笑话儿，说出来也不甚雅驯，就是你要听，也须等到寓里细细告诉你，如何可以当着人家门首高谈阔论的讲起这话。给人家听见，怕不要给我们耳光子吃！你看这时候天气骤热，东南角上漫着云气，雨意沉沉的，此处也不宜流连了，还是快些回寓罢。”我随即将天色望了一望，果不其然，那雨势好像顷刻就要到了。赶忙拎着长衫，匆匆的偕着我那朋友向寓里飞跑。只见街道上的青石滑得像油一般。及至赶到寓所，已是走得气喘嘘嘘。彼此进了房间，早有侍者替我们将长衫接得去挂在壁上。其时玻璃窗棂因为气候太热，却好全行开放。刚坐得下来，呷了小半杯茶，蓦觉得一阵东风吹得那窗上幔子瑟瑟价响，很是爽快。这时候，侍者早又忙着进房替我们将窗子又一扇一扇的关闭起来。我笑着说道：“这风吹得煞是有趣，很不用你殷勤忙着关格子做甚么？难道想将我们闷死在这屋里不成。”那个侍者笑道：“先生还不知外面已经落雨了，这一回又是顺着东风，疏疏斜斜的都向这里飘洒，若不关上窗子，怕这案头的什物都要透湿了。”我听他这话，才留心向窗外望去，原来那雨并不很大，急切间却听不见雨声；再看那案上书籍，果然都薄薄润泽了一层。也只得一笑，听他去料理。休息了一会，电

灯业已通明，窗外雨声比较先前来得凶猛，疏檐余溜，滴沥不已，料想今晚并不能出寓到酒馆里去用膳，便分付侍者在栈里预备晚饭，同我那个朋友在房间里吃了。

入夜，彼此都闲着无聊，正是我好追问林家那段故事的机会了。我那朋友也猜到我这意思，好在两人的卧榻相去都不甚远，大家披了寝衣坐在床上闲话，倒很是有趣。那个朋友便向我笑说道：“这福建省城，老哥是不轻易到的，这也难怪这里风俗人情老哥都不甚明白。至于我呢，虽是祖籍浙江，却自幼儿随着父母侨居此地，所以像姓林的这份人家目前的局面，以及先世的盛衰，倒常常听见此地父老讲说过的。但是第一件，我却先要请问老哥，今天在他家门首可曾看见些奇异的人物？你先告诉我，我就从这一个人身上先行讲起，才有眉目呢。”我随即想了一想，说道：“今天虽然在这林家门首看见好些内眷，因为出来瞧会的，一时间也辨认不能清楚。至于奇异的人物，却没有甚么奇异的。只一个女郎名字叫做赛姑，生得很是不俗，在他们内眷之中倒要算得一个‘翘楚’。一个女孩儿家长得眉目艳丽些，也是有的，却算不得甚么奇异。”我说到这里，又将那些陆军学生当时的神情一一演说出来，以博我那朋友一笑。

我那朋友听到此处，便哈哈大笑起来，说：“不错不错，我的意思，就是指的此人而言。你老哥真当他是那个女郎么？你却称不起一个‘老眼无花’了。他分明是个男孩子呢！”我惊诧道：“哎呀，这赛姑原来是个男孩子，怎么他那神气之间便活脱是一个绝妙女郎！目下外边时行风气，女孩子男装的也多，却不曾见过这赛姑，好好男孩子不去做，要装出这模样做甚？这就无怪你说他是个奇异的人物了。但是这林家也有些胡闹，好端端